

创作谈

让「茅奖」文本听见回响

□张镒麟

前不久,作为2026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开幕演出节目,《主角》电视剧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。秦腔本身就是属于舞台的,躲藏在屏幕后的影视配乐变成了台前的“主角”,是借了文学作品和电视剧的光。

事实上,这不是我同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第一次结缘了。机缘巧合下,我有幸为三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电视剧《人世间》《北上》《主角》创作配乐,三部作品分别扎根东北市井、运河流域、陕西乡土等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土壤。尽管它们聚焦的内容各异,但都属于现实题材,主创在吃透原著的基础上,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对其进行改编创作。我在给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配乐时,李路导演曾给我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——要温暖。所以在此类题材电视剧配乐的整体调性上,我都会向温暖的方向慢慢靠近。

文字的魅力在于想象空间很大,配乐的局限在于画面本身。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关于周秉昆家整体的旋律构建,都是从东北的地域属性中寻得的,家的氛围更为浓郁。不管是黑管还是弦乐,我尽量让乐句稍微长一点,抒情性自然也就更强。在为《人世间》创作配乐时,我需要更多琢磨的是,不同演员在不同情绪转换时的音乐选择,比如周家父亲和儿子吵架时,音乐情绪既可以给到父亲也可以给到儿子,甚至还可以给到观众,这些都给了配乐以极大创作空间。

在电视剧《北上》中,院子里几户人家相互关照、年轻一代茁壮成长,这使得该剧在音乐色彩方面与《人世间》形成明显分野。电视剧《北上》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展开叙事,影像更多基于人物成长和人物关系的变化,每一个微表情、每一次叙事的转向,都可能成为一个叙事节点,所以乐句不宜过长。在器乐选择与歌曲写作方面,则要更靠近剧作所聚焦的新世纪前后,因而吉他和口风琴在这部剧中有了更加普遍的使用。

电视剧《主角》比较特别,其整体故事与秦腔剧团密切相关。加之该剧艺术总监张艺谋十分明确地提出,希望剧中融入秦腔、秦韵等元素,我们便先期录制

了许多有关秦腔的原始素材,相当于在秦腔的原始音乐材料基础上进行二次艺术加工。在乐器的使用方面,我们选择了板鼓和板胡,并融入秦腔的人声运用。

秦腔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习惯和规矩,这些都需要配乐投入更多时间、精力去学习体会。此外,我们还要感受不同角色的性格特色,像胡三元的性格与秦腔中《赶坡》里薛平贵的性格完全不同,但是《赶坡》旋律中的部分下行走向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。于我而言,为电视剧《主角》写配乐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创作实践,特别是当本土非遗、地域民俗音乐元素与原有配乐旋律发生碰撞时要格外小心。配乐中永远存在主次,建立主次之后还要相互融合,其中包含律学、调式、和声本身的使用等问题。在作曲实践中,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存在大量试错过程。只能反复尝试,然后对上画面看结果是否可行。

小说《主角》中,作家陈彦用自己对生活的细密体察,描绘出秦腔演员的喜怒哀乐与生活图景。通过张艺谋、张嘉益、李少飞等艺术家的加工整理,搬上荧屏。秦腔里的经典旋律,通过提炼、整编融化在忆秦娥、苟师、胡三元等鲜活人物的言行举止与心理活动中,文学、影视、音乐三者之间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最终直抵观众内心深处。音乐是相对抽象的艺术门类。胡三元的配乐为什么是《赶坡》?为什么不能是《金沙滩》?胡三元归来见到忆秦娥住在煤棚子里的崩溃用什么样的音乐?这段音乐和胡三元的下跪,怎样建立起逻辑关系?板鼓等打击乐可以提速,辅助表演又有点打词儿怎么解决?诸如上述问题,后期制作时每天都在我的脑海中盘旋。有些问题现在想来,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

从古典歌剧到芭蕾舞剧,从秦腔到评弹,音乐和文学、戏剧等不同文艺形式产生碰撞,往往会飞溅出许多不可思议的火花。这种碰撞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,而是能够产生某种奇妙的“化学反应”,不仅进一步帮助本体更广泛传播,也为音乐创作本身的创意、技法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考方式与解决方法。

(本文由本报记者许莹采访整理)

经典IP还能怎么拍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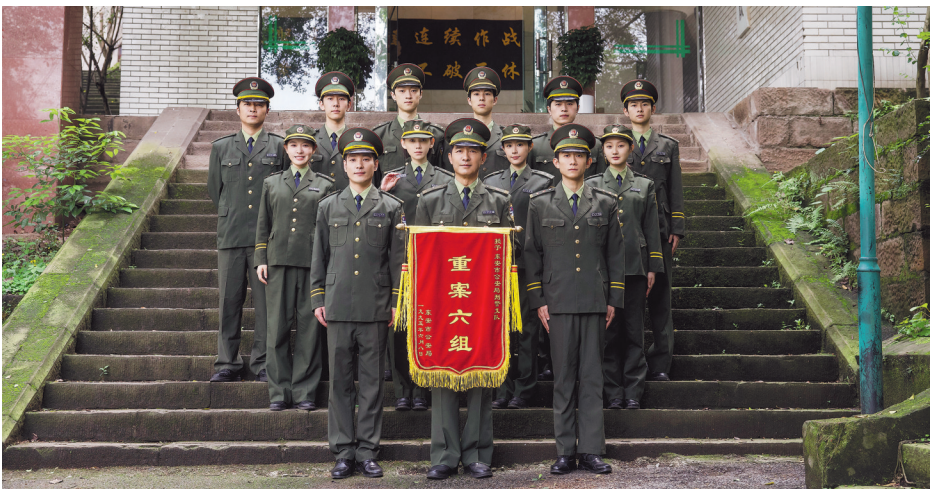
选择一条溯源前史、补白时空的创作新路

□李京盛

近期,刑侦涉案剧《重案六组:消失的警号》(简称《消失的警号》)在北京卫视、江苏卫视与爱奇艺同步播出。作为经典涉案剧《重案六组》的故事前传,该剧将叙事时空回溯至20世纪90年代,聚焦曾克强、李洁、江汉等初代刑警的青年从警岁月,描绘他们历经磨难、砥砺成长的青春轨迹。在国产刑侦涉案剧迭代升级、风格分流的当下,《消失的警号》提供了一条差异化创作道路:既区别于传统刑侦剧直白纪实、单元独立的经典范式,也不同于当前重猎奇、高概念、强反转的刑侦悬疑剧创作。剧集以新旧交融的叙事思维、立体真实的人物塑造、质朴诚实的美学立场,延续了经典IP的艺术生命力,也为当代涉案题材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路径。

在叙事建构方面,相较于市场流行的续集开发和翻拍复刻,《消失的警号》选择了一条溯源前史、补白时空的创作新路。剧集跳出成熟刑警的固化人设与常规叙事,向内深挖核心角色的成长底色与心理轨迹,用角色从警初期的单纯、冲动、历练与蜕变,填补原作人物性格成因的空白,让经典荧幕形象从“完美成熟的既成人物”回归“有血有肉的成长个体”,为经典刑侦IP赋予兼具文学质感与人性温度的叙事新意。

在结构设计上,作品形成了断连共生、虚实交织的独特叙事格局,兼具单元剧的紧凑利落与连续剧的纵深张力。这份叙事巧思已然蕴藏于剧名之内——“重案六组”,延续原作经典单元案模式:



连环爆炸案、矿难骗保案、公路劫车案等独立案件次第铺开,一案一现实、一案一众生,贴合刑侦剧真实落地的叙事特质;“消失的警号”锚定贯穿全剧的情节主线,以赵氏集团走私涉黑大案串联所有单元剧情,实现个案侦破与主线扫黑双线并行、相互映照。作品还同时埋设一条叙事暗线,完整呈现了重案六组的筹建历程,展现了一众成员由零散个体融合为默契集体的全过程。此外,为适配当下短视频、中短剧的传播趋势,该剧打破了传统长剧单集四五十分钟的叙事惯例,以一集二十分钟左右的篇幅相当布局,形成了单元故事紧凑

有序、主线情节跌宕起伏的叙事效果。

在人物塑造维度,该剧最大的突破在于,打破了刑侦剧主角“天生干练、始终完美”的形象惯例,向英雄的成长之路回眸。《消失的警号》中,曾克强、李洁、江汉不再是原作中沉稳睿智、独当一面的资深刑警,而是一群怀揣赤诚、略显青涩、带着棱角与正义冲动的青年刑警。早年从事特情工作的曾克强,自带江湖锐气,办案灵活变通却有时也鲁莽冒进、思虑欠周;初入警界的李洁,果敢忠勇,心怀正义,但年少气盛、遇事时有冲动;正直刚烈的江汉,因不忍幼童惨遭杀害而情绪失控,险些身

电视剧《早春晴朗》

经不起推敲的“情理之中”

□邵岭



在努力营造一种成人世界的粗犷感。但它们只截取那些能引起共鸣的职场痛感,再把它们像滤镜一样套在“霸总爱上我”的骨架上。它提供的是局部的真实:加班是真的,改方案是真的,被毒舌是真的,但“零经验小白轻松入职顶级公司”是假的,“高层男主天天有空和实习生拉扯”也是假的。

观众质疑了吗?有,但不多。因为这种省略恰好符合需求。他们不是来看广告方案怎么落地,而是来看两个人在张力中如何靠近或远离的。执行过程的枯燥会稀释情绪浓度,打断情感节奏。主要的是“情绪效率”:只保留能推动情绪的节点,把所有无关的真实全部剪掉。现实感的功能,不是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真的会发生,而是让观众在观看的瞬间,觉得自己的心动是“有质感”的。

全网分分的逻辑

但让人上瘾的东西,未必让人舒服。观众追到中后段,往往会生出一股说不清的疲惫。刺激仍然在持续,但刺激的效果在衰减。因为观众发现,男女主人公的分与合,每一次都像是记忆清零之后的重启。

有一场戏:秦念和妈妈通电话,妈妈问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家,秦念担心父亲的刻薄会伤害尚之桃,回答说“还没到时候”。此时正好进门的尚之桃听到了这句话,心里立刻起了芥蒂,态度瞬间冷下来。新一轮矛盾由此开始。

如果两人刚刚开始试探,这样的反应是成立的。问题是,他们已经共同经历过太多。在真实的关系里,日复一日的相处会积累了解、信任和确定感,不会因为偶然听到的一句话就动摇。但在《早春晴朗》里,剧本没有给尚之桃这个缓冲。因为一旦给了,矛盾就起不来。

雪地那场戏亦是如此。尚之桃说,自己不告而别,是因为知道秦念一定会说出很难听的话。这句话放在故事开端无比贴合,放在反复纠缠后的故事中期,只剩无力与空洞。

歌手孙燕姿在《爱情证书》里唱:“我们为爱还在学,学沟通的语言,学着谅解,学着不流泪。”获得一张爱情证书未必意味着圆满,但一定意味着成长。同样的,观众在追剧过程中一直在等待一种变化:等待他们学会沟通、学会体谅、学会在受伤之前,先试着相信对方一次。然而从头到尾,两人都没有跳出最初的人设闭环,争吵没有带来反思,分开没有带来改变,和好没有带来升级。

每一次破冰重来,都是原样复位。

这也是观众一边上头、一边劝分的真正原因。我们享受屏幕里高密度的情绪张力,但始终清醒:这种没有成长、只有消耗的循环关系,落地现实就是无休止的内耗,“亲爱的那不是爱情”。

热播破圈的本质

停不下来却不认同,沉溺拉扯却保持清醒,这种看似分裂的状态,恰恰是《早春晴朗》成为爆款的核心,也是当下年轻人最典型的情感生存现状。

现实中的亲密关系,已经变成一项高投入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资产。当“冷暴力”“断崖式分手”“恋爱脑扶贫”成为高频词,越来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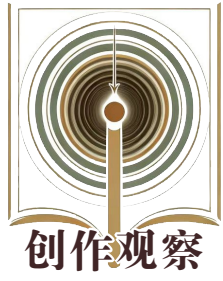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轻人选择策略性撤退:不进场,就不会受伤害。但人对亲密的渴望不会因为风险厌恶就自动消失。于是,让虚构角色去替自己心动、心碎、失而复得,真实的身心在现实里保持体面、冷静、百毒不侵。

《早春晴朗》完美适配了这种需求。观众知道故事最终的走向大概率会兑现,知道那些拉扯、醋意、试探都会在某个节点兑换成亲密与和解。于是可以安心地心跳加速,不必担心体无完肤地离开。弹幕里刷屏的“食完了”,是观众对这份稀缺情绪浓度的贪恋;而反复出现的“快分手”,是观众从未退场的现实理智。

这也是整部剧最精妙也最克制的设计:用工业化的情绪精准度,制造出观众的双重状态——沉浸式共情,远距离审视。它太懂当代年轻人的爱与怕、渴求与胆怯,于是精准规训了现实爱情里所有笨拙、残酷、无解的部分,只留下安全、好看、可反复咀嚼的情绪切片。它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情绪抚慰,却始终回避了爱情最本质的命题:爱从来不是极致的拉扯试探,而是历经反复之后,依然愿意为彼此修正、成长、笃定的选择。

也正因如此,这部剧的热度注定盛大,也注定悬浮。它只是让我们看见,这一届年轻人,活得多么清醒又多么孤独。

(作者系《文汇报》特刊部主任、高级记者)



本报讯 日前,由江西省委宣传部指导,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、江西省文联、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、南昌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纪录电影《江西大旅社》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。剧本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“江西大旅社”为核心叙事空间,采用将士抗争与民众觉醒双线叙事结构,以与起义息息相关的铁轨、剪刀、缝纫机等历史物证为情感载体,串联九段平民英雄故事,完整还原南昌起义从部署筹备、浴血攻坚到南下转战、星火燎原并冈山的壮阔历程。该项目入选中国文联2026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、江西省文联2025文艺精品扶持项目。

该片总导演梁碧波谈到,南昌起义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历史走向,影片的创作目标是最大限度还原历史、观照当下、启迪未来。与会专家认为,历史题材纪录片要通过穿越历史给今人以滋养和启迪。电影在创作中要妥善把握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叙事尺度,厘清起义时间多次变更的完整过程,完善敌我布防地图等细节表述,同时区分院线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的美学差异,兼顾大屏质感与短视频、电视二次传播,力争打造一部有新意的献礼建军百年的精品力作。

目前影片已完成剧本创作,进入筹拍阶段,计划于2027年8月登陆全国院线。

纪录电影《江西大旅社》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